



南州書樓藏書		
徐湯殷整理		
編列	字	號
年	月	日

書齋對書		
里		
號	字	號
日	月	日

東觀餘論下

跋干祿字碑後

歐陽文忠言楊漢公謂此書以工人用為衣食之業故摹妙而損速者非也蓋魯公筆法為世楷模而字書辨正為謬尤為所者所資故當時盛傳於世所以摹妙辨正工人為衣食業邪此論甚善但云漢公摹本多失真則不然今觀此書精隱勁媚殊得類真楊自以為不害纖毫信矣然文忠又云干祿之注持重舒和而不局促余輒易之曰持重而不局促舒和而含勁氣迺盡魯公之筆意也崇寧壬午歲九月十二夜試姑蘇仲璋筆

余自得此碑幾年凡三題卷後而字榜各不同雖似稍進然猶孩稚形骨歲殊月異不同未若老成風



格成就也，更當力學以追昔人。

跋逸少破羌帖後

破羌帖今在米淮陽家，崇寧癸未春米在都下，以泉十五萬得之。後有開元印記及陶穀等題字。余嘗跋之云：晉穆帝永和十二年秋，桓温破姚襄于伊水，遂至洛時，將以謝尚鎮之，屬病不行。此帖所叙桓公摧破羌賊及喜仁祖小差，正當時事也。是時逸少去會稽內史已歲餘，方遯迹山水間，且不復以世務經懷。而此書乃歎宣武之威畧，悲舊都之始平，憂國嗟時志，犹不息。蓋素心如此，惜其一憤，遠引使才猷約結，弗光於世，獨區區遺翰見寶，後人覽之，深為興歎。

跋黃庭經後

黃庭世存數本，皆刊缺不全，獨此本字畫具存，乃慶

曆中摹者，然氣象犹在，不可以近而忽之也。

跋陳孝義寺碑後

徐陵文非佳，而頗有內典故事，又徐嶠之書有法，故漫錄之。

跋蘭亭傳後 川本無

甲申歲八月十一日夜，因臨蘭閣法書要錄，見此記文詞繁瑣，戲為刪潤，但筆爛不能好書，當俟它日別寫長睿題。

跋白傳書後

樂天書不名世，然投筆皆契繩，短時有佳趣，乃知唐士世作書學之盛如此。乙酉歲門月八日書。

跋文會圖後

文會圖世傳閭令畫，然圖中有奚官捧笏囊者，予初



疑之以為唐史載張九齡體弱有醞藉故事公卿皆  
搢笏於帶而後乘馬張獨使人持之因設笏囊自九  
齡始閭令之沒距九齡作相凡六十年不當此畫已  
作笏囊也然予按梁載儀云八坐尚書以紫裹手版  
通志云令錄僕射尚書手版皮紫裹之梁中世以來  
唯八坐執笏者以紫囊之段成式酉陽貶誤中嘗引  
此以為不始於陳希烈則笏囊自蕭梁以來有之不  
特從九齡始也閭令之畫笏囊蓋無足恠崇寧己酉  
歲三月十二日手摹此圖因書卷末黃某長儒父記  
跋李邕卿撰 御書閣記後 川本無

崇寧丙戌歲元日黃某在興仁府外氏任太師第登  
閣敬觀 美成龍章因覽是碑愛其文辭雄蔚遂躬  
錄之

跋崇寧所書真誥冊後

真語所載楊許三君往返書牘語存而蹟逸深可嗟  
慨故聊書之殊愧詞翰不倫也然予書格本出魏晉  
知者規之亦可求古人之筆意丙戌歲三月二十日  
書

書一作寫

陶真白云案三君手跡楊君書最工不今不古能大  
能細大較雖祖效却法筆力規矩並於二王掾書迺  
是學楊而字体勁利偏善繕經畫符與楊相似鬱勃  
鋒撈迨非人功所逮長史章草乃能而正書古拙符  
又不巧故不寫經也隱居昔見張道恩善別法書款  
其神識今觀三君跡一字一畫便望影懸了自思非  
智藝所及特天假此監令有以顯悟尔此段見真誥  
字



跋真誥書秦漢間事後此跋三十五字  
右此前十條並楊君所寫錄潘安仁關中記語也用  
白牋紙行書極好當是聊爾鈔其中事

跋祕閣續法帖後

崇寧丙戌歲夏調官上都寓城南昭化坊李表伯舍  
旅食無事因假信安劉文賜本自摹凡十卷用桐紙  
六十枚凡再浹月乃竟晴牕潔凡寂無塵慮從容填  
郭穢微弗差第此書當時緒次間有乖舛及第十一  
卷文陋書惡姑因其舊弗刪除云惟此卷逸少諸子  
書中乃有弘白一帖書既惡甚語尤淺俗繆厠諸王  
間殊為不倫故十卷中止去此一帖耳然第四卷中  
得四月三日問一帖尚可刪也長睿父書

跋杜正猷公草書後

高適五十始為詩而與李杜抗行正猷公暮年乃學  
草書筆撈翩翩遂逼魏晉孰謂秉燭不追晝游於  
戲公之用也忠猷亮節著於朝廷其退也直心勁氣  
寓於翰墨故現此書者可以得公之為人

跋劉次莊戲魚堂記後摹本

劉御史書最妙小楷其原蓋出王大令褚河南而能  
兼採群書為一家雖体本媚弱行草差劣然求之今  
世亦非多有此帖所錄魚記最善其後數刻皆不逮  
也石蒼舒書雖有骨氣而失於粗俗視劉遠矣

跋滑州崇壽寺杜師雄題後

某緣漕檄東郡事已還雒舍此觀壁因知宗將軍碑  
在昨城深慰懷明過當觀之大覲丁亥六月初十日  
昨城攝宰李頴送黃將軍碑乃黃景雲父羅利碑虞



永興為秦府學士時撰非其書也

跋鍾虞二帖後摹本

唐文皇論鍾元常書云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今觀世傳逸少臨鍾書尚書宣示及破閑羽帖并此表字皆匾闊殊無長體豈文皇誤以廣為修乎竇衆述書賦云小鍾帶名行書一紙六行虞松草書具姓名一紙十一行此卷鍾虞二帖正與此同當是竇所見者虞松者所謂名微格高復見叔茂体裁簡約肌骨豐嫵如空疑浙雲水泛連鷺者也王小令一帖尤可愛清麗婉雅將逼子敬駸駸欲度驂驕前非虛語也大觀元年十月五日長睿書

跋仁智圖後

右列女圖自密康公母至趙將括母凡十五圖攷於

劉向傳此乃畫仁智一卷像也所題頌即傳所載王回傳序云人嘗見母儀賢明四卷於江南人家其畫為古佩服而各題其頌像側與此正同予按列女之目七古皆有畫世所傳特母儀賢明仁智三圖而已今江南二圖亦復亡軼獨此仁智一卷在焉弥宜珍錄故手摹之大觀元年季冬望日

跋東府所書急就章後

王回列女傳序云呂縉等各言嘗見母儀云云

紹聖彊圍赤奮若歲春三月東府草書急就章書此倏十二年其中可興慨者夕矣大觀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夜長睿題

跋常鷗十馬圖後

常鷗十馬後有元和李丞相吉父題字真佳蹟也少陵有常偃馬詩偃當作鷗蓋轉寫之誤閣中集名畫



記唐志皆作鷗云大觀戊子歲三月初吉黃某書伯  
時曾寫閣中  
集名畫記

跋晉人帖後

此帖字雖可愛而不類晉人語恐偽當是虞永興書  
自晚以下四帖亦非逸少語當是後人集其書為之  
戊子歲三月二十三夜觀

跋破羌跋尾弓後川本無

此去年書今觀如覺微進何時一超直入古人地乎  
執筆增慨大觀戊子七月二十八夜東齋書

跋所書真誥數紙後

數日夜旦攷校殊無間功今日已竟灯前觀陶華陽  
真誥戲書此數條吾於書字比今人差知古意非於  
洪魏晉諸人書中游心者不愛大觀戊子八月十九

日夜論秀堂書

跋摹本王逸少尚書中書帖後川本無

古王逸少尚書十二帖凡六十二行五百十有三字  
驕二減一注五缺七字大觀戊子歲八月二十六日  
癸卯洛陽官廨裝雲林子書

跋世說第三卷後川本無

大觀己丑歲八月十日夜於洛北應天寺校此卷時  
迎奉三聖御容同舍宿者留守判官劉亨道府推官  
張東美河南丞王質夫長睿書

跋漢小黃門譙君碑後

此碑稱敏之先譙贛能精微天意傳道與京君明即  
洪書稱京房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字贛者也而碑乃  
云譙其氏姓不同如此豈聲文相近承傳之譌歟抑



作碑者妄引以為譙君之先歟然二漢相距非甚遠為金石刻不應舛午是知冊牘所傳其失多矣左氏僖公二十三年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類而還杜預謂焦今譙縣也據此說則焦譙亦通音也近世有信安何籀者以隸書知名目是碑為蔡中郎書未知何據自謂學此法清勁有古意與梁孟皇行筆正相反予謂漢世隸法至魏大變不必梁蔡撈自尔也此碑意象古雅在樊碑也安常侍蔡藁長二碑上借非中郎自可師法大觀三年八月癸未西都掾廡裝長睿書

跋世說新語後川本無

世說之名肇劉向六十七篇中已有此目其書今亡宋臨川孝王因錄漢末至江右名士佳語亦謂之世

說梁豫州刑獄叅軍劉峻注為十卷採摭舛午大抵舛就証之與襄啓語林相出入皆清言林園也本題為世說新書段成式引王敦說滌豆事以證陸暘事為虛亦云近覽世說新書而此本謂之新語不知孰更名之蓋近世所傳大觀已丑中夏七日從宗博張府美借觀兩月因讎正所畜本此本出宋宣猷家比世所行本殊為詳備但索經傳寫頗有脫誤耳已丑中秋日借張府美本校竟庚寅五月二十九日又以宗正趙士陳明發本校竟八月晦又以西都監大內內省供奉李義夫本校第十卷

跋百家詩選後

王公所選蓋就宋氏所有之集而編之適有百餘家非謂唐人詩尽在此也其李杜韓詩可取者甚衆故別編為四家詩而楊氏謂不與此集妄意以為有微



昔何陋甚歟

跋章草急就補亡後

自秦同書文丞相斯作蒼頡篇中車用令高作爰歷  
篇太史敬作博學篇至文園令相如作凡將篇黃門  
令游作急就篇皆書文之林苑欲識字者不可不知  
惜哉凡將以上不可復見特急就存焉者以昔賢多  
喜書之故也其文雖出小學家而亦西京文氣未衰  
之際詞致雅馴故顏籀賞其清靡籀註此書嘗得皇  
象鍾繇宋人王會稽等篇本備加詳覈今世所傳惟  
張芝索靖二家為真皆章草書而伯英本祇有鳳爵  
鴻鵠等數行至靖所書乃有三之二其闕者自母縛  
而下統七百五十字此本是已蓋唐人摹而弗填者  
神韻筆撈古風宛然予遂手榻一通陶隱居謂之填

郭書近世謂之雙鉤書蓋欲知筆徑所自故尔予既  
手榻復補其遺字於局終因以備忘云大觀己丑歲  
十月朔黃某書

跋右軍其箴帖後摹本

此帖中云其箴當以并此姑存其說十丈初不可曉  
因思曹子建詩云都箴雖其杖之必折十丈云者恐  
若木千章竹萬筒之類箴似竹於文從焉此帖以之  
俗從草非是

跋右軍論諸葛昏書後摹本

此卷有論諸葛昏書案晉謝石嘗求昏諸葛恢稚女  
恢不許及恢亡乃成昏於時王右軍往謝家看新婦  
猶有恢之遺則威儀端詳容服光整王歎曰我在  
世說我在別本遣女裁得尔耳始不知此何歟逸少事



而嗟賞若此及觀此帖乃云二族舊對故款結援諸  
葛若以家窮自當供助昏事又云款速知決始知右  
軍為主茲事故觀謝婦發此款也已丑歲十一月十  
九夜長睿書

跋蜀道圖後摹本

顧長康愛嵇叔夜詩因為之圖而垂綸長川目送歸  
鴻等語弥灼灼在人耳目畫之不可已如此畫此畫本  
字作之雲揚岫色林谷明鶻皆有逸趣非嘗歷蜀道  
而知少陵詩意者未易造此大觀四年二月日書

跋輞川圖後

世傳此圖本多物象靡密而筆撈鈍弱今所傳則賦  
象簡遠而運筆勁峻蓋摩詰遺迹之不失其真者當  
自李衛公家定本所出云大觀四年三月初吉會稽

黃某書

跋景福草書卷後

唐昭宗景福三年正月改元為乾寧此書乃是月作  
而犹用舊号者當是詔令未至燕地也此卷作草書  
應規入繩犹有遺法然僧書妙疎茹氣古今一也大  
觀四年四月十一日長睿觀

跋大滌翁論書帖後

章申公書暮年愈妙一以魏晉諸賢為則此其正書  
殊類逸少所臨鍾書尚書宣示意象高古非可以近  
世倫擬也而論據端確詔裁曲盡非深於書者不能  
識之然此卷論簿紹之氣質比羊欣以下乃申公自  
論前此皆法書要論中語也申公戲寫之耳

跋蘇頌道求章草卷後川本無



蘇頌道以此紙求僕章草急就篇既為之書并書出師頌等三篇及於紙尾論書數條以盡此卷字拐筆迹雖媿昔人然不知魏晉以先書法者頌勿示之大觀四年六月庚寅黃某長睿書

跋藏真書後

藏真此書殊合作授裳像奘等字雜章草法弥足愛也  
大觀四年季夏九日

跋吉日圖後

顧長康畫列女圖中有蓬伯玉車形筆撈與此田車了無小異且三車一作軍之士方從禽馳聘而神運間安若中礼容非顧陸遺蹟不能迨此博陵之筆穎細而此圖簡古襄公以為無有異於閭令何邪  
大觀四年十月五日閩人黃某觀

跋灑帖逸少書後

玉局翁云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故長沙灑帖比淳化待詔所摹為世勝俗不知爭購祕閣本誤矣此逸少一卷尤妙僕謂此語故當亦有不然白摹書真似騎生馬不暇施鞵勒時有驟跌不害其妙處但榻字要當如陶華陽摹楊許書灑乃佳耳此本僕幼學者戲書其後政和元年九日夜書

跋唐人書蘭亭詩後

魏正始中務談玄勝及晉度江尤宗佛理故郭景純始合道家之言而韻之孫興公許玄度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辭而詩騷之體盡矣今山陰脩禊詩賢諸體正爾然皆寄尚蘭遠軼迹塵



外使人懷想深頃見晉人一帖云三日詩文既佳  
興趨高覽之增諸懷年少作各有心正謂此詩  
也是時與集者四十有一人今存者二十有六而已  
此卷雖唐人書故一作自不凡亦可珍錄政和元年  
十一月戊寅觀于右固軍機堂

跋王大令授衣帖後

右摹本王大令獻之授衣帖一卷七十二行有徐僧  
推陳惠辨押尾蓋梁御府灋書也筆勢閑放實  
子敬書之合作者政和二年夏四月洛陽官舍裝

跋寶篋經後

乃王晉玉所蓄書凡五軸求予跋尾  
此經結字殊類褚河南河南書盛行正觀永徽間  
故雖經生亦皆摹一作放閣令署家令銜而不著  
太子當是東宮經也

跋華嚴經後

唐史載武后作十有二文此卷復有證聖等字當時  
制字不特十二而已卷後初校再校皆祕書郎桓彥  
範署名蓋桓王嘗作此官本傳亦不載

跋張長史帖後

賀八清鑑風流千載人也沈吟此語恍若季真在目  
長史此帖不獨草聖可賞也

跋摹逸少帖後

世人摹書多作已態此卷右搨軍諸帖及搨歐輩跋  
字如人面目不同而翩翩各有佳趣深可珍愛冬初一帖  
乃虞永興書西上口等非晉人語也

跋藏真書後

冰從銀漢落山繞畫屏新李太白詩也藏真書之



可謂二寶謝康樂不專美於前矣

跋錢氏書後

子家吳中每聞故老言錢氏有國時賦厚役叢民不堪生今所營梵宮脩楹穹極絲亘林壑它所興為率稱是宜若不能長守然武肅以唐乾寧二年乙卯歲兼東西瀾至我朝太平興國二年戊寅歲獻地傳四將八十四年自五代來徧據之雄久有國者莫吳越若也詎非久假伯術畏義尊王以克求世者乎今觀所下二書每自抑損良可嘉也

跋王谿集後

川本無

政和壬戌歲四月從河南王晉玉借東平呂氏本篇目頗弗倫因為緒正之二十九日乙卯裝于西都右軍巡官舍榭之堂是夕微風暑氣殊清長睿父書

跋元和姓纂後

川本無

此富鄭公家書甲子歲洛陽大水公弟書无慮万卷率漂漬放失市人時得而粥之鎮海節度印章尤存是書尚軼數弓以鄭公物姑致而藏之政和二年夏五月初吉雲林子書

跋十七帖後

右王逸少十七帖迺先唐石刻本今世間有二其一於弓尾有敕字及褚遂良解如意校定者人家或得之其一即此本也洛陽李邕鄆家所蓄本舊頗與此相近其餘世傳別本蓋南唐後主煜得唐賀知章臨寫本勒石寘澄心堂者而本朝侍書王著又將勒石勢殊踈拙又有一版本亦是南唐刻者第叙次顛舛文為十七帖而誤目為十八帖摹刻亦瘦弱失真獨敕字本及

讀一作沒



此卷本乃先唐所刻右軍筆灑具存世殊艱得誠  
可喜也按張彥遠灑書要錄與予所著灑帖刊誤論  
此帖本末頗完今並列于左方云政和二年五月初吉  
黃某書

十七帖長文有二尺貞觀中內本也凡百七行九百四十三字  
逸少草書中烜赫著名帖也文皇帝購二王書大王草  
有三千紙率以一丈二尺為弓取其迹以類相從綴成弓以  
貞觀兩字印印之褚河南監裝率多紫檀軸首白檀身  
紫羅襪織成帶開元皇帝又以開元兩字印上之跋  
尾列當時大臣名此帖号十七帖者以弓首有十七字  
故以名凡二王書後人亦有取帖中一句語稍異者標  
為帖名大約多取卷首及帖首三兩字也

灑書要錄作帖內句反有白檀身字

右見張彥遠灑書要錄

跋輞川圖後

輞川二十境勝槩冠秦雍摩詰既居之畫之又與襄  
生詩之其畫與詩後得贊皇父子書之善并美其死以  
復加宜為後人寶玩摹傳永垂不刊然此地今遺址僅  
存園湖坵泝率為疇畝未有高士踵茲遠懷使人慨  
想深政和二年六月五日常山宋烜武陽黃於河南  
官舍同觀

跋陶淵明集後 川本無

政和二年歲壬辰六月十四日巳亥於洛都大福先寺  
校竟時京西漕使張集僊晉父公易總運六路是日  
啓行與僚官送至白馬因游福先黃某長睿父記

跋漢冀州刺史王純碑後 川本无



是碑劉河清沔元中見遺猶乃祖龍閣所畜本也  
但有二通此其一云政和元年十一月於河南右軍官  
舍裝黃某長睿父以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書

跋漢太尉劉文饒碑後

漢太尉劉文饒碑二故吏李謙等立一門生商苞等  
立一在今西都上東門外官道之北洛陽尉射圃中  
近世好事者亭以覆之且其亭為寶刻蓋以是碑為  
蔡中郎書故名焉二碑陰各有題名唐湖城公劉  
爽修碑記亦存焉予官洛五年每過上東必徘徊  
碑下想文饒之高風玩中郎之妙楷與歐陽信本之  
觀索靖書碑坐卧不能去何以異云因令工推拓  
二碑及陰文裝為三帙而時觀之政和二年七月初吉  
黃某長睿父書

跋元和姓纂後

川本无

政和二年九月初吉於河南致弓首有鎮海軍節度  
使印蓋富韓公家舊本也會稽黃某書

跋何水曹集後

隋經籍志唐藝文志遜集皆八弓晉天福本但有  
詩兩弓今世傳本是也獨春明宋氏有舊本八弓特  
完因借傳世之然少陵嘗引昏鴉接翅歸金粟裹搔  
頭等語而此集无猶有當有軼者集中若團月  
隱洲輕燕逐風花遠岸平沙合連山遠霧浮岸花  
臨水發江燕逸檣飛游魚上急瀨薄雲巖際宿等  
語子美皆來為已句但小異耳故曰能詩何水曹信  
非虛賞古人論詩但凌遜露滋寒塘草月映清淮  
流及夜雨滴空堦曉燈暗離室為佳殊不知遜秀句



若此者殊多如九日侍宴云疎樹翻高葉寒流聚  
細紋日斜迨遣字風起嵯峨雲峇高博士云幽蝶弄  
晚花清也映疎竹還度五洲云蕭散烟霞晚淒清江  
漢秋峇廬即云蛺蝶縈空戲日暮望江云水影漾長  
橋贈崔錄事云河流遶岸清江平看鳥遠送行雲江暗  
雨欲來浪白風初起瘦子山輩有所不逮其警語尚  
多如早梅云枝橫却月觀花遶凌風臺銅爵妓云曲  
終相顧起日暮松柏聲句殊雄右而顏黃門謂其每病  
辛苦饒貧寒氣无乃太貶乎陰鏗風格流麗與孝  
穆子山相長雄乃沈宋近體之推輪也政和二年九月十  
二日於河南右軍官舍校黃某書

跋王易簡玉僊傳後

昔東晉楊君羲精思句容夢登蓬巒與洛廣休等

五仙人遇其遊觀奇山峙漱濯滄流清語道者流類能  
言之今觀王仙傳後所書坐玉溪酌雲腴二夢與楊君  
事殊世冥符斯亦異矣於戲王虛大漠之游公其勉之  
政和二年十一月九日武陽黃某書新安周穎宜與蔣寧  
祖是日觀于道山之南榮

跋穀梁傳後川本无

柳子厚云穀梁子甚峻潔又云叅之穀梁氏以厲  
其氣信哉政和二年十一月七日黃長某書

跋三蕭碑後

此楷灑自鍾元常後唯江左諸賢頗得之故蕭殿中  
書是碑古雅可嘉然下至隋唐其灑遂止虞歐褚  
薛弗能逮也此可與識者論云政和癸巳歲四月二十  
七日黃某長睿父書



跋顧誠奢書呂肅公碑後

少陵送顧八分文學詩云中郎石經後八分蓋顛顛顧侯運鑪錘筆力破餘地昔在開元中韓蔡同巖負玄宗妙其書是以數子至此詩蓋謂誠奢也觀其遺蹟乃知子美弗虛稱之碑首倒難亦自奇古不獨八分可賞云政和三年六月丁丑黃曆書

跋揚少師詩後

少師此詩本題於西都長壽寺華嚴院東壁僕近歲官洛因覽宋次道三川官下記知之亟往觀焉墨蹤石本皆不復存院僧云三十年前有士人寓是院數歲及徙居它郡壁與石亦弗之見非好事者負之而趨乎今忽得此本殊可欣也政和三年六月二十八日黃某書

跋黃庭經後

黃庭世有數本或響榻或刊刻皆正書蓋六朝及唐人轉相摹放所以不同此卷臨學殊工字勢放歐率更固自合作殊可佳嘆世傳黃庭經真帖為逸少書僕嘗考之非也按陶隱居真誥翼真檢論上清真經始末云晉哀帝興寧二年南岳魏夫人所授弟子司徒公府長史真誥作舍人楊君使作隸字寫出以傳護軍長史許君及子上計掾以付子黃氏以傳後孔默後為王興先竊寫之始浙江遇風淪漂以真誥校惟有黃庭一篇得存蓋此經也僕按甲子歲逸少以晉穆帝升平五年卒是年歲在辛酉後二年即哀帝興寧二年始降黃庭於世安得少預書之又案梁虞龢論書表云山陰曇曜村養鵝道士謂羲之白父欲寫河上公老子縑素早辦而無人能



考

書府居若能自屈書道德經兩章便合羣以奉於是羲之便停半日為寫畢攜鵝去晉書本傳亦著道士云為寫道德經當舉群相贈耳初未嘗言寫黃庭也以二書攷之即黃庭非逸少書無疑然陶隱居於梁武帝啓云逸少有名之迹不過數首黃庭勸進告誓等不審猶有存否蓋此攷在著真誥前故未之者證耳至唐張懷瓘作書估云樂毅黃庭但得幾篇即為國寶遂誤以為逸少書李太白承之作詩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苟欲隨之耳初未嘗攷之而韓退之第云數紙尚可博白鵝而不云黃庭豈非覺其謬攷然今此帖始見於梁代蓋晉興寧已後或宋齊人書也僕頃在洛見承直郎李鵬奉家畜此帖一弓乃唐褚令摹單郭未填筆勢精善乃思公家本號玉軸黃庭中有五行為周越摹換之今歸御府矣世所傳本死出其右今題此卷聊不論之政和三年九月望日黃某題傳墨卿同觀

跋孔耽碑後

是碑在亳州永城縣解中僕向中見滕同舍言其目復於上官仲雍知其所在政和癸巳歲十月十九日余國器聖求自永城寄至自詞筆皆古雅因以章草書其文一通以便覽觀云是夜鼓二於清平坊第書長膺父記

跋袁仙夫帖後

川本无

袁液僂夫貴戚子姓而好學趣尚不凡近殊可喜意其必大而年未三十不幸死矣深可嗟惜予在



洛與之同僚投分素深觀其遺蹟不覺潛然政和三年十月十九日夜長睿書

跋高彦休闕交後

政和三年秋於東都清平坊傳此書叙云甲辰歲編次蓋唐僖宗中和四年也而其間有已書僖宗中和四年号者或後人追改之彦休叙事頗可現但過為緣飾殊有銑谿虬戶體唐彦伯為文多變易求新以鳳閣為鷗閣以尤閣為虬戶以金谷為銑谿云云後進效之謂之澀體見野朝僉載此其贅云次年三月七日再閱一過黃某書

跋何壁書後

是書字之應二王擬矩何壁者不知何物人草瀆之工如是然所書月儀等帖辭太淺俚蓋唐中葉后

樞

人所為現者取其書略其語可也政和四年四月望黃長睿父書

跋太常語錄後川本无

此弓本是廬陵官下記上篇亦段太常作政和四年四月十八日以祕閣本校長睿書

題集逸少書聖教叙後

書苑云唐文皇製聖教叙時都城諸釋諉弘福寺懷仁集右軍行書勒石索年方就逸少劇蹟咸萃其中今觀碑中字與右軍遺帖所有者纖微克肖書苑之說信然近世翰林侍書輩多學此碑學弗能至了无高韻因自目其書為院體由唐吳通微昆弟已有斯目故今士大夫玩此者少然學弗至者自俗耳碑中字未嘗俗也非深於書者不足以語此政和四年



四月二十四日黃某長睿父書

跋滕子濟所藏唐人出游圖

宋之問 王維 李白 史白 岑參

昔人深於畫者得意忘象其形模位置有不可以常  
灑觀者顧陸王吳之迹時有若此如雪與蕉同景桃  
李與芙蓉竝秀或手大於面或車闊於門使俗工觀  
之未免隨變安於拙目故九方臯之相馬略其元黃取  
其駟儁惟真賞者獨知之此卷寫唐人出游狀據其名  
題或有弗同時者而揚鑣並驅睇眄相語豈亦於世得  
意志象者乎求畫者主名弗可知要非俗手作也政  
和甲午歲四月二十四日觀于道山東序

跋王大令帖後

張懷瓘云子敬草書幼師父而後灑張芝僕謂獻之

行草亦然模矩雖出於逸少而筆氣飄已面元  
常庭域矣故自謂與尊故當不同人那得知非誇  
辭也觀此帖縱軼若此而唐文皇日以拘挛餓隸死乃  
大貶乎政和甲午歲八月三日夜雲林子黃某觀

跋張閑道草書後

王簡穆以書名齊世寶泉謂其密緻豐富神高氣  
全今遺蹟可見者有刘伯寵謝憲王璆三帖尚傳其  
論書一篇具載本傳意當時必自書之惜哉今止矣  
張閑道游心翰墨追為之書殊可喜也僕見前輩效  
鍾王書自羊薄以還類多規然雖精而弗肆至張  
融自謂不恨已无二王灑乃恨二王无已灑乃知一藝之  
至亦當克自植立融之言不為過也今觀閑道真草  
亦矯然自作一家風範宜諸賢歎賞之多云政和四年



十二月庚午黃某觀

跋四皓碑後

三輔舊事云漢惠帝為四皓作碑於其所隱處此神坐及祚几豈亦當時所立邪政和五年歲乙未正月二十五夕再書同規者次明第

跋細字華嚴後經

東漢師宜官善書大則徑丈一字細則能方寸千言書是經者亦以尺紙作七万字殆得宜官瀟也晉衛巨山論書云其大徑尋細不容髮迫而察之心乱目眩竒姿譎詭不可勝原研桑所不能計宰賜所不能言僕於此經亦云政和五年二月甲寅雲林子黃睿父書

跋陶華陽書後

陶隱居書故自入流其在華陽得楊許三真君真

蹟最多而學之故蕭遠澹雅若其為人今金陵有許長史舊館檀碑最先行乃隱居書又世有畫版帖四十三字與碑字筆勢同今觀其為楊瓊瑤作奏章藁與前二書雖真行不同要非異手作也袁昂論書以隱居若吳興小兒形狀未成長而骨體甚峭快今審其疏比之鍾王為未成就然神韻間曠那可以峭快目之獨竇泉謂其高爽自然逸軌奮舉頗近實云政和乙未歲二月二十二日黃某長睿書

跋盤綫圖後

右盤綫圖唐王叡叙而傳之以為唐諸王之遺蹟然予頃於吳中見刘季孫景文家有此畫一弓古題云宋武帝東征劉毅道廬山隱士宗炳獻一筆畫一百事帝賜戲以犀柄麈尾與此本大同小異所畫物象存者亦五



十餘種，匠意簡古，筆勢若出一手，然後知是畫，非唐人能為。王叡以為唐諸王畫，誤矣。政和五年春，於東都清平坊手摹一通，黃其長，膚父題。

跋趙韓王書後

蕭相國守閔中，因鮑生說，遣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漢王大說，當楚漢相距，京索間高帝方暴衣露蓋，有疑蕭公心，故欣其此舉。若夫我藝祖

太宗則不然，聖度弘廓，任矣弗疑。佐命之臣，類以功名寵祿，始終而忠。獻王梁楹丕基，為國宗臣，雍熙中四方底定，久矣承平之際，偃息近藩，豈復見疑？而因婦子恥信，以自明，其遣夫人朝京師賀誕節，蓋忠順之至誠，見於禮，非謂位高多懼而然也。至其家問中，指撝川本作規矩，審細字畫，謹嚴，又以見王之克勤小物如此。政和五年三月

二十日黃其謹書

跋江南藏真書後 唐慧通叟所寶，求予題跋。

頃見江南後主錯金書，題藏真書千字曰戴叙倫詩，云詭形怪狀，翫且合誠，哉是言。今見藏真字叙，乃有叙倫全章，此卷真迹，豈亦江南集賢所畜書乎？

跋龍圖眠九歌後

楚詞九歌凡十一篇，九神而梁昭明取六章，載於文選，故是圖貝闕珠宮，乘龜逐魚，亦可施於繪素。后人或能補之，當盡靈均之清致也。

跋刘向列僊傳後

司馬相如云：列僊之儒，居山澤間，列僊之名，當始此傳。云：刘向作而漢書，向所序六十七篇，但有新序說苑列女傳等，而无此書。又叙事并贊，不類向文，恐非其筆。



然事詳語約辭旨明潤疑東京文也

跋索靖章草後

索將軍章草下筆妙古今七月二十六日帖月儀急就篇此著名書也春蘭秋菊各不同而花自有佳趣

跋王晉玉所藏常鷗馬圖後

張彥遠謂鷗善畫川原小馬牛羊今晉玉所藏本皆沛艾二字見子虛賦余謂杜子詠鷗秃筆掃驕騏驎出東壁即不持善小駒而已蓋曹將軍畫馬神勝形韓丞畫馬形勝神鷗從容二人闡第筆格差不及耳昔予見嘶齧二馬小圖於江左人家筆勢駿然亦若此日本鷗畫不疑四月八日

跋王方慶押尾後

王方慶雖系出琅邪然自褒至方慶四世封石泉今

寶章押尾乃云琅邪縣男不詳其義或方慶嘗改封而史失其傳邪長睿父書

拔西京雜記後

此書中字皆劉歆所記葛稚川采之以補班史之缺耳其稱余者皆歆本語中有歆所記草木名而段柯古作酉陽書乃云稚川就山林令虞淵得朝臣所上草木名非也蓋段誤以歆自稱予為稚川耳又按晉史葛未嘗至長安而晉官但有華林令而无上林令其非稚川決也柯古博洽時罕儔犹舛謬如此長睿題

跋步輦圖後

右晉明帝步輦圖南齊謝赫畫雖經傳摹意象高古但所畫輦上設一几菊施雙杠殊无輦制余



按輦自漢以來始為人居之乘魏晉小出則御之過江遂止制度太元中謝安率意造焉及則明帝時破苻秦獲京都舊輦形制无差時人服其精記則明帝時輦无制度宜矣又東晉時鞞袍尚未盛行而此圖特臣服之豈當時五胡據中原江左已襲其風牧卷首題云廣順癸丑季夏狂生摹嘗見陶穀家逸少帖後有顯德初酒狂題字与此正同廣順顯德相接當是此人第未能名之耳

跋絳帖子敬書後

告姜秀還二帖及得柰如告至晚或成傷皆子敬書廣衰肥瘦後生不同乃尔豈稚老結字固自異乎抑具諸家灑別作体乎長睿父觀

跋灑書五帖後

同嫂松來二妹三帖王氏書蚊幃一帖梁陳間人書損惠野禽一雙一帖近世偽作殊惡

跋周陽侯家駝文後

此西漢時器在文潞公家字畫細淺難推拓今以搨書紙帖器銘上就摹之殊不失真也

跋王晉王所藏桓宣武畫像後

竇象南齊畫目中有桓温像一卷上之上此卷後題云上品上正此畫也但長康乃晉陵无錫人此云譙國不知何謂袁倩毛惠遠宋人沈熾文姚懷珍梁人當時祕府書畫多此諸人題但此卷以袁毛姚題于唐褚令後恐誤錄也

跋陶徵士集後

淵明讀書不甚求解而僕丹鉛事點勘勤口不去手



良可自嗤也

跋真誥衆靈教戒條後

此下方圍諸條皆與佛四十二章經同恐後人所附益非楊許書

跋紫陽先生李含光碑後

紫陽碑乃張從申書李陽冰題歐文忠不喜從申書集古錄屢言之殊不知從申乃效子敬書頗有東晉風尚唐人知書者多故見重於世今人反此歐陽公初不開濠書則從申之迹見弃宜矣

跋定本古器圖後川本無

政和五年十一月十一日於山陽以張文人家本校并補所乏黃長睿父書

跋漢舊儀等書後川本无

此書帙中漢舊儀典儀官儀及詩譜并刘遵父公食大夫義至寓辯凡十三篇中有先大門會稽公手書自增諫官而下十一篇并李外郎一詩皆先君手書於戲子子孫孫其永寶讀之政和五年十一月十一日某謹題

跋唐人書後

此十餘字在祕閣唐本藝文類聚內一弓尾蓋貞元中人題因嚮捐之政和五年十一月甲午

跋開第所藏張從申書慎律師碑後

張從申書其原出於王大令筆意與李北海同科故名重一時書苑從申結字縝密近古未有第從師從篆從約並工書皆得右軍風規時人謂之四龍書賦云張氏四龍名揚海內厥有季第



功夫少對右軍風規下筆斯在季謂從申也又云從申近古所无限於聞見不多右軍之外一步不窺予觀從申雖學右軍其原出於大令筆意與李北海同科名重一時且不虛得但所短者抑揚低昂太過又真不及行耳然唐人而有晉韻殊可加尚近世歐陽文忠為集古錄而雅不愛從申書故此碑見弃而特錄其篆首至其書王師乾碑以見稱於秦珩故聊存焉信乎真賞之難值也

沈云從申有第三人又謂季從申不可晚

跋洛陽所得杜少陵詩後

政和二年夏在洛陽與瀆曹趙來叔因檢校職事同出上陽門於道北古精舍中避暑於瀆堂壁間弊篋中得此帙所錄杜子美詩頗與今行槧本小異

如忍對江山麗印本對乃作待雅量涵高遠印本涵乃作極當以此為正若是者尚多予方欲借之寺僧因以見與遂持歸校所藏本是正頗多但偶忘其寺名耳六年二月十二日舟中偶緝舊書見之因題得之所自云山陽還丹陽是夕宿揚州郭外長膚父題

跋雒陽伽藍記後 川本無

大觀二年三月二日緣檄行河陰縣城隍於北禪寺初校一過四月七日於東齋再校竟政和六年二月十二日丙戌於揚州南門舟中讀一過觀戊子歲寫此書時題字俯仰八載矣長膚父書

跋宗室爵竹畫軸後

張彥遠論畫以為上古意簡而蹟澹近代煥爛



而求全故以氣韻生動為先經營位置為下予  
嘗攷其語以謂丹青猶文也謝康樂則如芙蓉出  
水自然可愛顏光祿則如鋪錦列繡瑤瓊滿眼自  
然之與瑤瓊益不翅霄壤今觀唐人遺迹薛稷以  
羽毛聞然必遠而筆弱蕭悅以竹聞然必勁而乏韻  
二子之畫但專萃精於一猶不得其全况梅竹集羽  
並秀筆端趣閑韻遠若師純公之比畫真可尚已意  
其移是意於文則謝客之吐言天拔詎足多慕政和  
六年五月二十日會稽黃某觀

跋慎漢公所藏相鶴經後

按隋經籍志唐藝文志相鶴經皆一卷今完書  
逸矣特馬惣意林及李善注鮑照死并鶴鈔出大  
略今真靖陳尊師所書即此也而流俗誤錄著

故相——國舒王集中且多舛午今此本既精  
善又筆勢婉雅有昔賢凡槩殊可珍也政和六  
年秋於山陽從慎漢公借覽并觀漢公題後行間  
茂密勁古可喜此經蓋真靖頃遺漢公者是時漢  
公甫八歲尔真靖已稱其喜學鍾王遺瀆以神童  
目之因贈此以結忘年友宜其書之工如此漢公  
學行高士林間又博貫彙經貫經壺史多與  
方外士游不特其書可賞云九月十六日雲林  
子黃某長睿父書

跋玉笥山清虛館碑後

清虛館者梁天監中京兆杜曇永於廬陵玉笥  
山建之以栖遁而蕭侍中子雲景喬裔孫律守  
虔州重刻茲記而書其後引玉笥山實錄以為



景喬自嶺南使還登此山師曇永而道成上帝  
賜之玉冊以為元洲長史治郁木福庭舉族八十  
二人皆僊去又於碑書景喬之官乃曰黃門侍郎太  
子司徒左長史按梁初景喬自太子舍人移丹陽  
郡出為臨川內史還除散騎常侍侍中國子祭酒  
又出為東陽太守太清元年復為侍中及祭酒  
三年宮城失守奔晉陵餒卒于顯雲寺僧房年  
六十有三而玉笥山錄所載乖異亦猶漢史書淮  
王安自殺而僊史謂其盡室上賓者同也然方外之  
事固不可以常理測景喬僊去之事道家書載之  
甚著唐世亦有遇之於茲山者第恐其餒卒晉  
陵道家所謂詳化猶託劍驗火之類也至於山錄稱  
其嘗使則誤益攷之於傳景喬第嘗為太子舍

仙

人為侍中為臨川為東陽未始位黃門及長史  
并使嶺表也然予嘗見子雲洛事梁武稱侍中  
南徐州刺史臣子雲而傳亦不書其刺南徐則史家  
容有舛漏但太子官屬初无長史乃見碑所題之謬也  
景喬文詞雖六朝駢儷體故自清靡可喜不失為佳  
文至律所刻玉笥上清宮碑題云杜曇永撰則詞  
格淺俚與景喬所製不侔然亦非當時語殆唐末五  
代人所為假託杜君耳清虛碑但云杜君為豫章王  
左常侍耳而上清碑末題云天監十五年立至題杜君  
之官則云禮部侍郎翰林學士其不稽古甚矣若  
律者其陋至此得無媿厥祖乎獨其能傳景喬之  
文於石及立祠室為可取又所題碑後詞致一作至凡  
近弗倫予頗為刪易并錄二碑及南史景喬傳並



寘右方使觀者有考焉第律重刻清虛碑字甚惡故但錄其文耳古樓觀之觀乃謂之觀而道家居皆目以館若宋崇虛館梁朱陽館為陶隱居置之類甚衆至近古乃以館為觀蓋亦取僊人樓居之象因办此碑聊識于後政和六年歲在丙申九月二十日雲林子黃某長睿父書

跋章草彌陀經後川本无

黃某伏遇先大門大資政特進遠忌之日謹自恭書佛說阿彌陀經一弓仰伸追報伏願乘此尊經妙力超生極樂淨方一切有情並同今願政和六年九月二十三日謹題

跋段柯古靖居寺碑後

段柯古博綜墳素著書倬越可喜嘗與張希

復輩教上都諸寺麗事為令以段該悉内悉典請其獨徵皆事新對切今觀靖居碑亦畫上人以其博涉三學故諉錄寺讚也文傷太擁釀要為不凡雖竒澀不至若樊紹述絳碑之甚然亦軋上難句矣碑大中上作而左金吾長史顏稷所書殊有楷灑唐中葉以後書道下衰之際故一作固弗多得云政和六年十月十八日黃某長睿父於楚栖鳳堂書

跋所書十七帖後川本无

逸少十七帖書中龍也張彥遠以為王草中烜一作烜赫著名帖信然僕得善本每喜臨學此弓雖不足以追轍逸軌故自有合作者信筆偶書不暇擇紙尚不愧褻行儉云黃長睿父題政和六年歲在丙申十月十八日於山陽栖鳳堂書



跋古文韻後

政和六年冬以夏鄭公四聲集古韻及宗室克繼所  
廣本二書參寫并益以三代鍾鼎彝器款識及周鼓  
秦為碑古文古印章碑首并諸字書所有合古者  
益之比舊本殊廣以備遺忘作隸字書者多有譌  
舛亦姑藏之以廣異聞觀者其自办之十一月丙申於  
山陽栖鳳堂親寫十二月丙戌於廣陵瓜步舟中  
記之雲林子書

跋黃庭內景經後

東晉興寧二年太歲甲子真司命紫虛元君  
南嶽魏夫人降丹陽之句曲山以上清真經授弟子  
琅邪王公府舍人楊君使作隸字書出以傳護軍長  
史許君父子魏傳青籙文所謂起安曆年經乃始

傳得道之子當脩玉文黃庭內景乃其一也亦名  
琴心文又名太帝金書又名東華玉篇自楊許仙  
去大傳於世而積載既久轉寫多誤如以尊為前以  
通為遍以胥為骨以飛為緋此例甚衆唯華陽登  
真隱訣所載乃楊許舊本可以據依今參讎中本  
而以隱訣是正庶幾不失真語云政和七年歲在丁  
酉正月丙辰雲林子黃某於丹陽東齋書

跋楊少師書蹟年譜後川本无

政和七年二月十七日因覲景度諸度帖聊其次歲  
月先後及記其書迹所在以備考證云武陽黃某  
書

跋鍾繇賀捷表記

歐陽文忠集古錄謂世傳鍾繇賀捷表稱建安



二十四年閏月以問孫思恭思恭以為閏十月良是但云據吳志權閏十月才征羽至十二月獲之正月乃傳羽首至洛陽則鍾繇安得於閏十月先賀捷也又再題云建安二十四年冬曹公軍于靡陂而曹仁等破羽後未嘗出征復險冒寒之後又古人戕洛不書年此二事可疑今案魏志是年十月操自漢中還孫權上書以討羽自效王自洛陽南征羽未至徐晃攻羽破之羽走王軍靡陂至正月始還洛陽孫權取首至吳志稱閏月權征羽十二月獲之案志稱十月自洛陽南征羽至來年正月始還則正當寒際故云履險冒寒也操未至而徐晃已攻羽破之羽走則此表所謂征南將軍與徐晃并力而羽已被矢表中作矢羽者正是也征南將賀十二月權之殺羽也則此表與魏志

所書正合非偽也蓋此表特賀閏月徐晃之破羽非謂賀十二月權之殺羽也因此致疑又按古人箋洛多不用年至表奏則與箋洛異其稱年无疑又魏志是年九月相國鍾繇免故此表於閏十月但稱東武亭侯耳皆與史合其曰南蕃者蕃音皮謂南皮郡也東武南皮之屬故并著之今人讀為蕃鎮之蕃誤矣此表世傳本有二字雖小大殊而其體小異不同蓋後人臨摹之妄耳政和七年五月十三日

同前此篇與前小異故兩存之

今攷魏志是年十月曹操自漢中還洛陽孫權上書乞討羽自效閏月王乃南征未至徐晃攻羽破走之王軍靡陂至正月始還而權傳羽首至洛吳志稱閏月權征羽十二月獲之案操以閏十月南征以



破

正月還洛往復正當寒際此絲表所謂履險冒  
 寒正是也操未至而閏月中已破羽走之徐晃并力而羽已被矢  
 刃者正是也征南將軍即權耳其曰矢刃者謂羽為  
 晃破雖未即殺之而羽已被創矣至十二月權始追  
 獲之蓋徐晃之破羽在閏十月孫權之殺羽在十二月  
 今絲以閏十月上操表乃賀是月之破羽非賀十二月之  
 殺羽也則此表與史書正合非偽明甚又按古人箋啓  
 多不用年至表奏則用年者有之若刘崐上晉元帝  
 表稱建興元年是也文忠謂古人表不書年其未之考  
 乎又魏志是年九月相國鍾繇免故閏十月表但稱東武  
 亭侯耳皆與史合其曰南蕃者蕃音皮謂南蕃郡也  
 東武南蕃之屬故并著之或讀為蕃鎮之蕃誤矣  
 跋草章雞林紙弓後

政和丁酉歲五月二十一日於丹陽城南第暴舊書  
 得此雞林小紙一弓已為人以鄭衛辭書盈軸矣竊矜  
 其遠物而所書未稱顧紙背尚可作字因以索靖體  
 章艸急就一弓藏于家運筆結字頗合作庶幾  
 顏文忠牒背書彙舊事川本无日事二字云紙最十二枚  
 書彙二千一百五十字武陽黃某長孺父書

跋草書洛神賦後

此賦草書傳世王大令書然結體殊不類獻之而  
 頗似智永疑其遺蹟也至洛神小楷則子敬書无  
 疑矣世以小王好書此賦故凡有洛神書本皆歸之  
 子敬猶東漢諸碑流俗多以為蔡邕書豈尽中郎  
 筆迹哉要當釜以心目而弗信耳傳為佳政和六  
 年六月六日黃某長孺父書



跋潯陽石本頭眩方後

治頭眩方世傳王逸少書今絳州石帖中有此帖甚著於世政和丁酉歲六月七日襄州教授丹陽陳君孝友見過云崇寧間彭諫議君時守潯陽後兵於山間斲石得一大石中空內有小石若碑版然視之有刻文即此碑也大石未破時堅完无際不解何緣中有此碑殊可異也陳之父時亦官潯陽得此拓本陳因以見遺視之比絳帖差縱逸結字互有工拙要之此本當在絳刻前但不知何世所刻案逸少嘗在江州豈晉以後好事者因移寫於斯石故意其薶沒既久土或交石故是刻藏于石間理不足恠世或以此帖為永興書恐未必然或虞嘗臨此書故微翫其體今世所有魏晉諸帖中往亡唐人臨抚尔

洪纖拘放結體不一真賞書能自办之是月九日黃某長孺父於丹陽東齋書

跋王子敬帖後

袁昂論子敬書以為河朔少年充悅沓拖此書結體止尔而晉書謂其瘦如隆冬枯樹非篤論也此帖摹傳殊逼真與官帖所錄有間矣

跋楞嚴白繳益後

政和丁酉歲夏六月於南徐州城州南宅傳延慶精舍釋祖一祝本自書梵文二十二日於廣陵舟中書黃某題

跋北齊勘書圖後

僕頃歲嘗見此圖別本雖未見一作審畫者主名特觀其人物衣冠華虜相雜意後魏北齊間人作及



在洛見王氏本題云北齊勸書圖又見宋公次道書始知為揚子華畫其所寫人如邢子才魏叔輩豈在其間乎宜其模矩乃尔今現此本蓋知北土人物明甚則知子華之迹為无疑唐閻令稱子華自象人以來曲尽其妙簡易標美多不可減少不可踰今詳其迹信然第它本尚餘兩榻有啓軸隱几而仰觀者有執弓搭如意而沈思者數輩蓋當時畫此弗但一通也李正文上字本太祖諱資暇謂蔡托始於唐崔寧今北齊畫圖已有之則知未必始自唐世亦猶蕭梁已有紫囊盛笏而唐史謂始於張九齡者同也現者宜審定之政和丁酉歲八月五日武陽黃某長孺父於楚州衮華堂觀

跋案樂圖後

周昉丹青始以道物佛像及寫真知名真故畫章敬寺壁圖趙縱像畫史稱之今洛陽南宮有揚真人降真及瓊樓僊人等畫蓋妙絕一時今世但傳其子女而已是可歎也此圖尤有思致而設色濃淡得顧陸舊灑故可珍愛

跋織錦回文圖後

蘇蕙織錦回文詩所傳舊矣故少常沈公復傳其畫絲是若蘭之才益著然其詩回旋書之讀者惟曉外繞七言至其中方則漫弗可考矣若沈公之博亦謂辭句脫略讀不成文殊不知此詩織成本五色相宣因以別三四五七言之異後人流傳不復施采故迷其句讀非辭句之脫略也政和初予在洛陽於居士王晉玉許得唐程士南效此詩并申誠之釋



設

而後曉然是詩之初不舛脫蓋沈公未嘗見此本耳然申誠所釋但依士南之說色其七言數火其色及黃四言數金反綠於五行為弗類意蘇氏詩圖之色為不尔今因冠詩于畫遂別而止之三四五七言之詩各隨其行而為之色觀者見其色則詩之言數可知已至於士南之文既有釋者則賦采自從其舊而并錄於弓首云國初錢鎮州惟治嘗有寶子垂綬連環之詩亦錦文之遺範而世罕傳故聊附弓左以資書雋言鯖之餘味焉七年九月二十七日會稽黃某長孺父於山陽衮華堂書

跋錢鎮州回文後

錢鎮州詩雖未脫五季餘韻然回旋讀之故自媿上可覘題者多云寶子弗知何物以予攷之乃迦葉

之香爐上有金華上內有金臺即臺寶子則知寶子乃香爐耳亦可為此詩但圓若重規然豈漢丁緩被中之製乎

跋張曲江集後川本无

謹言如在高凡可仰政和丁酉十月初吉楚衮華堂觀

跋陳碧虛所書相鶴經後

自秦易篆為佐隸至漢世去古未遠當時止隸體尚有篆籀意象厥後魏鍾元常士季及晉王世將逸少子敬作小楷灑皆出於遷就漢隸運筆結體既圓勁淡雅字率扁而弗楷今傳世者若鍾書力命表尚書宣示世將上晉元帝二表逸少曹娥帖大令洛神帖雖經摹拓而古隸典



刑具存至江左六朝若謝宣城蕭挹輩雖不以  
書名世至其小楷若齊海陵王志開善寺碑猶  
有鍾王遺範至陳隋間正書結字漸方唐初猶  
爾獨歐率更虞永興易方為長以就姿媚后人  
競效之遽不及二人遠甚而鍾王楷灑彌遠矣隋  
世善書者多其間丁道護者不今不古適媚有灑  
今觀碧虛子陳君小楷殊得道護筆勢亦可謂  
有意於古者也案隋經籍志唐藝文志相鶴經  
皆一弓今完書軼矣特物馬意林及李善注鮑  
照舜鶴賦鈔出大略今此本是矣而流俗誤錄著王  
丞相集中且多舛午今本雖非全篇然比世傳它  
本最精善真可垂永久云政和七年十一月十日於山陽  
衮華堂現武陽黃長膚父書

跋吳道玄地獄變相圖後

吳道玄作此畫視今寺刹所圖殊弗同了無刀林  
沸鑊牛頭阿蘭之像而反狀陰慘使觀者掖汗毛  
聳不寒而栗因之遷善遠罪者中矣孰謂丹青  
為末技牧政和七年歲丁酉十二月二日武陽黃  
某長孺父書同觀者外弟鄱陽張熹子昭建  
安翁招士脩時寓楚之衮華堂

跋古文書武城篇後

劉遵父云此書簡冊錯亂兼有亡逸今次定之如右  
予小子其承厥志以下武王之誥未終當有百工受  
命之語計脫五六簡矣然後以乃偃武脩文云

跋唐人所摹十七帖後

予嘗見畢文將叔云家有唐初人所摹此帖來



刑具存至江左六朝若謝宣城蕭挹輩雖不以書名世至其小楷若齊海陵王志開善寺碑猶有鍾王遺範至陳隋間正書結字漸方唐初猶爾獨歐率更虞永興易方為長以就姿媚后入競效之遽不及二人遠甚而鍾王楷灑彌遠矣隋世善書者多其間丁道護者不今不古適媚有灑今觀碧虛子陳君小楷殊得道護筆勢亦可謂有意於古者也案隋經籍志唐藝文志相鶴經皆一弓今完書軼矣特物馬意林及李善注鮑照奔鶴賦鈔出大略今此本是矣而流俗誤錄著王丞相集中且多舛午今本雖非全篇然比世傳它本最精善真可垂永久云政和七年十一月十日於山陽衮華堂現武陽黃長膚父書

跋吳道玄地獄變相圖後

吳道玄作此畫視今寺刹所圖殊弗同了無刀林沸鑊牛頭阿蘭之像而交狀陰慘使觀者掖汗毛聳不寒而栗因之遷善遠罪者中矣孰謂丹青為末技攷政和七年歲丁酉十二月二日武陽黃某長孺父書同覲者外弟鄱陽張熹子昭建安翁招士脩時寓楚之衮華堂

跋古文書武城篇後

劉遵父云此書簡冊錯亂兼有止逸今次定之如右予小子其承厥志以下武王之誥未終當有百工受命之語計脫五六簡矣然後以乃偃武脩文云

跋唐人所摹十七帖後

予嘗見畢文將叔云家有唐初人所摹此帖來



禽等四物外又有密豪華一種故先相文簡公荅  
王黃門寄密豪華詩云多病眼昏書懶讀煩君  
遠寄密豪華愁无内史詞兼筆為覓真方到海  
涯益謂此也然余案今諸本并无此一種而瀟書要  
錄十七帖亦不載此不知何緣畢氏本有之但未嘗  
見此帖无從知其真偽姑記于此以俟后觀云

跋寶王論後

夫子曰立則見其參與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  
也夫然後行漢書曰坐則見堯於墻食則見堯於  
羹道之不可須臾離也如此雖然此特域中之道尔  
首楞嚴經云若諸眾生憶佛念佛見前當來必  
定見佛必假方便自得心開予謂脩念佛三昧  
亦當如參前倚衡與夫見堯之象行住坐

溥

卧皆應憶念何患不見佛哉此真出世成道之要津  
也脩是三昧者當以安養為期蓋彌陀願力以接引  
群生為務大光普照攝取不舍凡存念者盡得往  
生其利博哉豈特見堯於墻於羹但虛想乎政和  
七年十一月三日於符離境舟中因觀唐釋飛錫念  
佛寶王論因思吾夫子漢史之言與佛合若符契  
乃紀於此帙冀時現之以自策焉凡見聞者其亦勉  
諸黃某長孺謹書

跋施真人集後

右唐施肩吾集其詩无慮五百篇有肩吾自叙  
冠馬而陳倩所序終六十二篇蓋未嘗見完也今合  
為一集以雜筆三篇附于後肩吾隱豫章西山莫  
知其終江右人至今傳以為仙現其三住銘論氣神

纒



貌

形之指甚微真得道者之言與其詩格韻雖若切淺  
川本作近然時有過絕人語頗可現覽政和丁酉歲  
十一月十二日武陽黃某長孺父於京路舟中校之

跋滕子濟所藏貌圖後

案山海經圖南方山谷中有獸曰貌象鼻犀目牛  
尾虎足人履其皮辟温圖其形辟邪嗜銅鉄弗食  
它物昔白樂天嘗作小屏衛首據此像圖而贊之  
載於集中今現此畫夷考其形與山海經樂天  
集所載同豈非白屏畫迹之遺范乎政和丁酉歲  
十二月十日武陽黃某長孺現于子濟之書齋

跋米元章摹平章帖後

右米淮陽芾摹逸少平章帖筆趣翻上固自佳  
但津筆榻放殊不郭填非古也昔人榻書欲如

水月鏡像者故應郭填乃造微耳

跋李西臺書後

西臺本學王大令書而拘牽若此猶韓非之學黃  
老李斯之師荀卿也徐現筆勢尚有先賢凡氣固  
自佳

跋所書詩軸後

張子昭弟雅喜灑書以此弓斲僕諸體書聊書  
頃所為歌詩教詞為作正行草章字四種屬疾小  
佳殊乏劣深媿大令之合作也然筆勢頗傳魏晉  
餘額庶幾真賞之擊手節云子昭復欲漢碑字及鍾  
鼎古文二種因附卷末益曲終奏雅之羨也

跋唐建中告後

此告建中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其後具列中書省官



所謂太尉兼中書令臣在使院者朱泚也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臣張使若張鎰也知制誥臣劉太宣宣奉行者也劉太真弟也蓋前一年泚節度涇原還鎮鳳翔加中令拜太尉故云在使院然三年四月鎰已罷相出帥岐而猶帶平章事又當時唯盧杞在門下而中書闕真相故是年八月尚具鎰銜而注使字也泚鎰皆在外中書官宣奉行者獨太宣也以鎰之忠蓋而棄外杞之姦而當國泚之陰賊而位三公德宗建宗之政可知矣是告所存惟尺素耳興衰之迹固已具見後之覽者寧不慨然黃長膚觀

跋忠恕所摹按樂圖後

開元按樂圖周昉畫是本蓋國初郭忠恕所摹中有髯者乃恕先自寫真也黃其書

跋孔穎達碑後

孔祭酒碑世傳虞永興書非也沖遠之沒迺後伯施十年豈非當時學永興灑者書邪然筆勢道媚亦自可珍

跋瘞鶴銘後

朱方鶴銘陶貞白書在焦山下石頑難刊且為水泐故字无鋒穎若掘筆書昧者從而數之深可一笑

跋瘞鶴銘後

邵資政考次銘文載在卷後

右瘞鶴銘資政邵公亢嘗就焦山下缺石考次其文如左其不可知者闕之故差可讀然文首尾似粗可見雖文全亦止此百余字尔而歐陽文忠集古錄謂好事者往往只得數字唯余所得六百余事獨為多矣蓋印書者傳訛誤以十為百當時所得



蓋六十餘字故云比數家本為多此銘相傳為王右軍書故蘇舜欽子美詩云山陰不見換鵝經京口新傳瘞鶴銘文忠以為不類王灑而類顏魯公又疑是顧况云道号同又疑是王瓚僕今審定文格字灑殊類陶弘景弘景自稱華陽隱居今日真逸者豈其别号故又其著真誥但云己卯歲而不著年名其它書亦尔今此銘壬辰歲甲午歲亦不書年名此又可証云壬辰者梁天監十一年也甲午者十三年也案隱居天監七年東游海嶽推駐會稽永嘉十一年始還茅山十一年乙未歲其弟子周子良僊去為之作傳即十十三年正在華陽矣此銘後又有題丹陽尉山陰宰數字及唐王瓚詩字畫亦頗似瘞鶴但筆勢差弱當是效陶書故題於石側也或以銘即瓚書誤矣王逸少以晉惠帝大安二年癸亥歲生五十九至穆公升平五年辛酉歲卒則成帝咸和九年甲午歲逸少方年三十二至永和七年辛亥歲年三十八始去會稽而閒居則不應三十二年己自稱真逸也又未官於朝及閒居時不在華陽以是考之此銘決非右軍也審矣

跋桓宣武傳後

此顧愷之畫温像後人略其傳書於弓尾也予死搨此畫未暇傳聊尔存於斯

跋金樓子後

梁元帝金樓子自謂絕筆之製余久欲見之及觀其書但哀萃傳記殊无矜臆語恐所著諸書



類若是然以帝子之尊不嗜聲色而沈酣文史纂述殆二百有勤博至斯自可賞慕至於忿狃忌前揚伉儷之惡尋闕備之兵以至守株延敵自亡其國深可嗟忱長睿父書

跋逸少升平帖後

晉史稱王逸少書暮年方妙此帖升平二年書距其終才三載正暮年蹟也故結字比樂毅告誓諸帖尤古質殊類鍾元常渾然有篆籀意非遇真賞未易遽識也長睿父書

跋陳文惠公記烏君事後

人之致力不勝天力之為功不若命今昔所同知也故者艾夭折豐泰院窮運於冥冥契於昭昭其數之滋其時之會人之始生固已存矣所謂天

命者不大示其兆不顯著其符莽渺昏默實難稽揆豈非俾人懋德勤行競時赴功競業惕厲以自克邪不然則善將惰惡將肆人事將措而不脩矣天之於人意殆以此今以陳文惠公與烏君窮達之事觀之信乎有時數也竊惟

仁皇帝御天下四十二年考慎輔相類得賢傑以超治功文惠公其人矣迹其興韋布位鼎司植志持身蓄德悖義益非特命之自尔者則日者之言雖可謀公之為善亦不怠天人力命相須以行此其遺凡所以想見於後世也故待烏君之禮足以厚交朋初終之契傳烏君之書足以抑時人詭躁之求論是詩文則淳深雅淡可以聞其言而知其德現是筆則端莊道婉可以見其迹而推其心余雖不逮觀公之容



承公之音即是論之亦可知公之志矣於是乎書

跋楊夷甫提刑等帖後川本无

此冊以親友相聞帖紙綴屬才十簡八人耳適偶尋  
繹而三人已為鬼錄撫卷恍然謂李富國宗儒范之  
彥邦直楊逵夷甫楊晁好事此其書也長水紙為  
物至微而易得楊欲得再三言之豈索於愛者也  
夷甫學雖未至然亦喜事佳子弟奉使巴夔遂  
沒不返現此書已為陳迹矣

校止崇文總目十七條

高氏小使名峻一作峻

山海經侍中秀領校秀即劉歆也

丹元子步天歌此但記列星所在并其象數使人  
易識耳非占說也

黃庭經此特梁丘子注尔

張萬福唐人有傳總目云不詳何代人

步虛洞章總目云不詳何代人脩靜東晉道士  
隱廬山

葛僊公序葛洪此恐是葛玄

元綱論此前已有所謂真綱論即此益避聖祖名  
三茅君內傳云唐李遵撰遵非唐人

德山集德山不詳何人德山在朗州益宣鑿禪  
師乃唐僖宗朝人此云不知何人踈繆如此

破胡集後云釋氏興於西域自漢末始流於中  
國非漢末

文選案李善注在五臣前此云因五臣而自為注  
非是



中書省試題詠詩若集中純載詩即不可謂之詩筆

丹陽集已見總集此重出

酈炎集當在前

蔡融唐人來鵬皆唐人見丹陽集

質論李後主與徐鉉書云為尔於質論前作得

一小序子即此論也

### 論漢晉碑

與董彥遠同覲文翁學生題名予謂董云結体殊不類題董云集古錄以為文翁季生子予云嘗攷此碑其郡望有云江陽寧蜀遂寧晉原以晉書志攷之江陽蜀置此郡寧蜀遂寧晉原皆是宣武平蜀後置彥遠擊節此言以為辨正精詳

### 題一作隸

又予云周公黨殿記云甲午年故府梓潼文君不審文君之名予云華陽國志載文參字子奇梓潼人平帝用為益州太守記中文君乃此人也甲午乃光武建武十年云且如漢成臯令任碑云字伯嗣名已缺任延熹中守官按漢桓紀延熹八年桂陽太守任胤乃此人故其字伯嗣予又云備負祕館索年御府降出太清樓竒書異傳甚富令參校得失予喜現未見書同舍出省後予嘗侵晚而歸董云異書不可不看道初除止字供職未幾乃以平日所疑故事因閱傳記決疑者多自此後論議覺進信知負不畫人也所恨未嘗獲覲太清樓書予又論集古錄踈脫處如跋漢倉頡廟碑云此碑有蓮勺左卿有秩池陽左鄉有秩池陽集丞有秩皆



不知是何名号予按前漢書張敞以鄉有秩補  
太守卒史後漢百官志鄉置有秩三老游激本注  
曰有秩郡所秩百石掌一鄉人注引漢官儀載戶五  
千則置有秩風俗通云有秩則田間大夫言其官裁  
有秩尔亦鄉吏之名号也又論水經與漢碑刻不  
同者多如王純碑道元注云王紛碑又州輔碑道  
元注云州苞如袁良碑道元注云袁梁又如屬國  
都尉王君碑道元注云蜀都太守姓王字子雅彦遠  
云恐忘記遂盡錄云

### 論靈臺碑

集古錄靈臺碑以為史記地志水經諸書皆无  
堯母葬處予按漢章帝紀注述征記云成陽  
縣東西有堯母慶都墓上有祠廟又按水經註

今成陽城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堯母慶都陵  
於城為西南稱曰靈臺而此碑云堯母葬于茲欲人  
不知名人曰靈臺以二事證之堯與堯母葬處明白  
若此集古又云俗本多作城陽獨此碑為成陽

當以碑為正予攷成陽與城陽自別成陽縣  
屬濟陰城陽乃漢齊悼惠王之子章所封之國名  
帝堯碑云慶都與赤龍交生伊堯其事神異不  
可測集古又云廷尉某姓名靡滅予按漢廷尉仲  
定碑云遷廷尉卿託病乞歸修堯靈臺黃屋三  
十余而靈臺碑中有云濟陰太守成陽令各遣  
大掾輔佐仲君故知仲定无疑大凡考校往古事迹  
先須孰讀強記遇事加之精審決无踈略歐陽公  
集古其文章冠世後人豈可跂及然大要在考校



而非所長是可歎也川本是大凡至歎也无此五十四字  
論玉輅建太常用黃色

謹按春官巾車王之五路玉路建太常金路建大  
旂象路建大赤革路建大白木路建大麾下而司  
常九旗之名物日月為常交龍為旂熊虎為旗  
鳥隼為旟龜蛇為旐今以五路所建灑之太常大  
旂已著其名攷其餘者大赤蓋旟也大白蓋旗也  
大麾蓋旐也何以知之以所飾之物亦而知之龍位  
東故旂之色宜青鳥隼位南故旟之色當赤熊  
虎位西故旗之色當白龜蛇位北故旐之色當黑  
由鳥隼熊虎觀之則知大赤大白之為旟與旗也  
蓋巾車或謂之太常大旂者以旗之名言之或謂之  
大赤大白者

以物之色言之皆相互見也於玉路言常金  
路言旂則象為旐可知矣於象路言大赤筆路言大  
白則玉路所建之常為黃金路所建之旂為青不路  
所建之旐為黑可知矣而先儒乃為大赤為通帛之旂  
以大白為用商之色大麾不在九旗之數而以九旗之  
帛皆用絳悉非也至於后世玉輅以青為飾金路以  
赤革路以黃象路以白皆无經據失之遠矣獨木路  
用北方之色偶合經旨焉然日月為常日月麗乎天  
天玄而地黃則太常之色黃其可乎曰日月所麗則天  
而所出則地車者王之待以載也車之所建為出地之  
象不亦可乎又王之衮冕玄衣纁裳其衣玄者天  
之色而衣之章有山馬山麗於地矣今績山於色玄之  
衣亦无害於象則飾日月於色黃之太常復何疑



哉益巾車諸路之序金象草木相次則青赤白黑  
四方之色各以其序而具矣由是觀之則太常之色非  
黃而何

### 校定楚詞序

漢書朱買臣傳云嚴助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  
詞帝甚說之王褒傳云宣帝脩武帝故事徵能  
為楚詞者九江被公等楚詞或雖肇於楚而其  
目蓋始於漢世然屈宋之文與後世依放者通有此  
目而陳說之以為惟屈原所著則謂之離騷后人效  
而繼之則曰楚詞非也自漢以還文師詞宗慕其軌  
躅摘華競秀而識其体要者亦寡蓋屈宋諸騷皆  
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謂之楚詞若此  
只羌評蹇紛侘傺者楚語也頓挫悲壯或韻或不韻者

楚聲也沅湘江澧脩門夏首者楚地也蘭芷葑蕙  
若蘋蘩者楚物也他皆率若此故以楚名之自漢以  
還去古未遠猶有先賢凡染而近世文士但賦其体韻  
其語言雜燕粵事兼夷夏而亦謂之楚詞失其指  
矣此書既古簡冊迭傳亥豕帝虎舛午甚多近世  
晁監美叔獨好此書乃以春明宋氏趙郡蘇氏本參  
校失得其子伯以叔子又以廣平宋氏及唐本與太史  
公記諸書是正而某亦以先唐舊本及西都智監博  
士楊建勳及洛下諸人所藏及武林吳郡槧本讎校  
始得完善文有殊同者皆兩出之案此書舊有十六篇  
并王逸九思為十七而某所見舊本乃有揚雄及騷  
一篇在九思之後此文亦見惟本傳與九思共十有八篇  
而王逸諸序並載於書叙傳之体駢列於卷尾不冠

未攷交尚書漢本及史記自序漢書



於篇首也今放此錄之又太史屈原列傳班固離騷傳序論次靈均之事為詳故編于王序右方陳說之本以劉勰辨騷在序之前論世不倫故緒而正之而天問之章詞嚴義密最為難誦柳柳州於千祀後獨能作天對以應之深宏傑異析理精博而近世文家亦難遽曉故分章辦事以其所對別附於問庶幾攬者瑩然知子厚之文不苟為艱深也自屈原傳而下至陳說之序又附以今序別為一焉附十通之末而目以翼騷至於屈原行之忠狷文之止交事之當否固昔賢之所詳僕可得而略之也政和初元七月初吉武陽黃某長齋父序

### 校定焦贛易林序

承議郎行祕書省校書郎臣黃某所校讎中焦延壽易林定著十六篇上中或字誤以誤快為決以羊為年如此者中校讎已定又若喜或為嘉鶴或為鵲義可兩存皆並著可繕寫川本无此六字六存之焦延壽者字贛梁人以好學得幸梁王上共其資用令極意學上成為郡吏察舉補令小黃以候伺先知盜上不得發舉最當遷吏民上書願留詔許增秩卒於小惠黃其說長於灾友以授京房又著易林十六篇其瀆每卦爻而之六十四為林凡三千八百世臣謂延壽之瀆凡筮得某卦之某卦則現其所之卦林以占吉凶或卦爻不發則但現本卦林詞初未嘗分四時節候至於漢書京房傳所謂分六十四卦更



薊

直日用事者蓋文主一日六十卦當三百六十日餘四卦為監司此瀆但以雨凡寒溫為候而占灾爻耳若房封事所謂辛酉太陽精明丙戌蒙氣復起之類孟康注之甚詳此自延壽占灾祥之一瀆非閔易筮也後世昧者弗悟乃合二術而一之而於直日卦中求所得卦以考人之吉凶謬託燕薊士之祕瀆豈不誤甚牧蓋直日之瀆分至外余日惟一爻用事而易林爻卦則非止一爻也乃知林自林直日灾祥之瀆自直日灾祥之瀆二者雖皆本易同出於焦贛而初未嘗一其用也又本朝有王似者於雍熙二年春遇異人為筮得現之賁其林有西去華山游子為患之語乃贛易現中賁林也若以直日之瀆用之現及賁乃白露之卦非春所宜用不當於現中求之然其後事應甚著異人之古固

不應誤是知直日之說非可用於筮占也章七矣後之現考不可以不办延壽所著雖卜筮之書出於陰陽家流然當西漢中葉去三代未遠又辭澹雅頗有可現覽謹第錄上

校定師春書序

承謙即行祕書省校書郎臣黃某所校讎中師春五篇以相校除複重定著三篇七中或誤以夢為曹以放為依如此類者衆頗擄皆已定可繕寫案晉太康二年汲郡民不準盜發魏襄王家得古竹書凡七十五篇晉征南將軍杜預云別有一弓純集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春師春似是鈔集人名也今現中祕所藏師春乃與預說全異預云純集卜筮事而此乃記



諸國世次及十二公歲星所在并律呂謚灋等末  
乃書易象爻卦又非專載左氏傳卜筮事繇是知  
此非預所見師春之全也然預記汲冢它書中有易陰  
陽說而无彖繫又有紀年記三代并晉魏事疑今師  
春蓋後人雜鈔記年篇耳然預云紀年起自夏商周  
而此自唐虞以降皆錄之預云紀年皆三代王事无諸國  
別而此皆有諸國預云紀年特記晉國起殤叔次文侯  
昭侯而此記晉國世次自唐叔始是三者又與紀年異矣及  
現其紀歲星事有杜征南洞曉陰陽之語繇是知此書  
亦西晉人集錄而未必盡出汲冢也然臣近考办祕閣古  
寶器有宋公繚餽鼎稽之此書繚乃宋景公名與  
鼎名合而太史公記及它書皆弗同繇是知此書  
尚多古事可備考證固不可廢云謹第錄上

跋章草僊真詩後

章草灑絕久矣予師友鍾索王蕭於千歲或冀彷彿  
徐君求予書僊真詩予所欲書詞指高妙玄邈超然  
出駭然之外不應以世俗書亡之遂為作章草自靈  
山造太霞而下凡有十二篇云大觀四年十月六日

跋石晉熊礮詩後

劉夢得言八音與政通文章與時高下昔人是之五  
季道衰文喪當時操筆牘士率皆哇俚淺下亂雜无  
章其間能遠不忘君志在憂國文雖膚近而忠誠可  
取若皦者蓋鮮儔也余讀其上國音書絕二十篇及  
晉末感興諸詩而悲之蘇君又出當時集藁示予雖  
不脫余日風範亦時有佳語自可傳後無疑大觀四  
年十一月望閩人黃某長睿觀



跋蘇氏篆後

漢甄豐稽正古文字其一古文魯堂壁中書也其二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古文高質而難遽造若三代鼎彝遺篆是已奇字怪巧而差易工若漢劉芬從楊雄所學及近世夏鄭公集四聲韻所載是已今人注泚不能辨之遂盡以奇字為古文焉武功君於篆法工矣必能辨耳予恨不獲一面第觀遺跡使人慨然

跋蘇氏書後

僕自弱齡喜篆法初得岱宗秦刻及朝那石章學之後得岐鼓壇山字及三代彝器文識又學之仰其高古惟是之師而漢魏碑首印章亦時寓目下此者未嘗過而問焉今觀蘇君書規撫雖法李監而端重方穩殊可珍傳未易重古而忽今也

跋蘇氏遺跡後

洛陽漢魏晉唐舊都衣冠胄裔類多弗絕然園第轉徙或非其舊獨五代時蘇莒公禹玉之後保其故居歸焉尚存而子姓蟬聯以材才德聞者媿媿不墜今顯道又能裒彙先世遺跡寶藏于家時出視士大夫以求標顯系世美範尚不亾云大觀四年十一月望日書

跋海陵志後

海陵志在沈翰林括家沈慶曆中在金陵厨人以方石鎮肉視之有字刻乃此志也後為人借去不還遂亡所在此本今世殊難得然海陵乃齊世而沈云宋海陵王非也又云謝朓撰并書而志但云朓立耳然玄暉自以草隸名當時後人目以飛花滿目殘霞照入此志結字高雅必朓書也沈載此文於其書亦小



異如温文著性石本云者性嗣德方衰石本云方蹇  
晚夜何長石本云晚夜當以石本為是政和元年正  
月十一日黃某長睿父書

跋昌谷別集後

右李賀逸詩凡五十二首案唐李公藩嘗綴賀歌詩  
為之叙未成間知賀有外兄與賀有筆研舊召見托  
以搜采放失其人諾且請曰某盡記賀篇咏然黯改  
處多願得公所輯視之當為是正公喜并付之彌年  
絕跡復召詰之乃云某與賀中表自幼同處恨其倨  
忽常思報之今幸得公所藏并舊有者悉投匣中矣  
公大恚叱出之嗟慨良久故賀章什流傳者少今世  
行杜牧所叙賀歌詩篇才四耳耳此集所載豈非李  
藩所藏之一二乎政和元年三月望黃某長睿父從

趙來叔借傳於河南右軍官舍

跋温公新壺格七國戲二書後

新壺格七國戲二數一此一字更考皆傳自温公之  
孫樞文叔家國圖本乃公手書頗有黯改處蓋初  
定草時本乃公手書頗有黯改處蓋初草定時定本  
也政和元年六月十七日黃某長睿父書

跋九詠後

洛陽王晉玉好文愛古鑑裁殊高予自為此文首以  
通贈之雖子淵九懷无以遠追靈均逸步然休文郊  
居欣遇王筠真賞云

跋祕閣第三弓灑帖後

此卷偽帖過半自度翼後一帖首云已向季春等十  
七家皆一手書而韻俗筆弱濫廁諸名迹間始予觀



之但知其偽而未審其所從來及備真祕館因彙次  
祕閣川本作御府圖籍見一書函中盡此一手帖每  
卷題云倣書第若干此卷偽帖及他卷所有偽帖者  
皆在焉其餘灋帖中不載者尚多並以澄心堂紙寫  
蓋南唐人耶尔取古人詞語自書之尔文真而字非  
故斯人者自目為倣書蓋但錄其詞而已非臨摹也  
國初論次灋帖時如王著輩不悟其非故但采其名  
雜載真帖間可勝歎哉今例此卷內一手偽帖於左

庾翼後一帖 沈嘉 杜預後一帖 親故

王循 劉超 司馬攸 劉瓌 劉穆之

王劭 紀瞻 王廙 張翼 陸雲

山濤 卞壺

右十五家并瘦翼杜預後一帖皆一手偽書

庾亮 庾翼前一帖 杜預前一帖

謝璠伯 王徽之 凝之 掾之 渙之

索靖 王坦之 謝莊 王遂 王恬

王曇首 孔琳之 王僧虔

右十四皆并瘦翼杜預前一帖皆真帖其餘盡  
一手偽書

跋舊題破羌帖後川本无

僕題此帖忽七寒暑光景如借一作昔正如屈伸臂  
頃耳政和辛卯歲三月望長睿父

跋張天覺書後張丞相書附川本無

炎而附寒而去喜朝而惡暮者倍皆然方丞相謫漢  
東時通書牘接殷勤者頴川先輩一士而已乃知任  
安砥柱之心不獨稱於漢世政和元年七夕閩人黃



某長睿父觀於洛陽

張丞相書川本无

予西任江右今謫官漢東獨足下有書來臧洪曰仁義豈有常蹈之為君子豈虛言哉十一月十七日商英白先輩足下

跋洛陽九咏瞻上清後

右瞻上清一首乃僕洛陽九咏之一也因此碑帙有五君栝梓文故書於帙右款考栝梓所以者觀此可知也政和元年八月初十日黃某書

至此方係入跋逆少之後三前王世道倒置是矣

附錄

太傅大丞相李公序校定杜工部集

杜子美古今絕唱也舊集古律異卷編次失序

不足以考公出處及少壯老成之作余常有意參

訂之特病多事未能也故祕書郎武陽黃長睿

父博雅好古工於文辭尤為喜公之詩乃用東坡

之說隨年編纂以古律相參先后始末皆有次第

然后子美之出處及少成之作燦然可觀蓋自開

元天寶太平全盛之時迄于至德大曆干戈亂離之際子

美之詩凡千四百四十余篇其忠義氣節羈旅

艱難悲憤止聊一寓於此句瀆理致老而益精時

平讀之未見其工迨親更兵火喪亂之後誦其詞如

出乎其時犁然有當於人心然後知其語之妙也退之

詩云僊官敕六丁雷電下恥將流落人間者泰山



一毫芒公之述作行於世者既未為多遭亂亡逸又不為少加以傳寫謬誤沒失旧文烏三轉而為寫者不可勝數長睿父洛下與名士大夫游裒集諸家所藏是正訛舛又得逸詩數十篇參於卷中及在祕閣得

御府定本校讎益号精密非世改行者之比長睿父沒後十七年余始見親校定集卷二十有二於其家朱黃塗改手蹟如新為之愴然竊歎博學淵識而有功於子美之多也昔東坡有言子美自許稷契人未必許然其詩曰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用商鞅灑令如牛毛自是稷契輩口中語可謂知子美者矣方肅宗之怒房瑄人死敢言獨子美抗疏救之由是廢斥終身而不悔是必有言之不可

已者與陽城之救陸贄何以異然世罕稱之者殆為詩所掩故邪嘗一鬻之肉知九鼎之味有一于此可以卜知其它故因序其集而及之使覩者知公遇事不苟非特言語文章妙天下而已紹興六年丙辰正月朔武陽李綱序

觀文節使葉公題跋索靖章草急就篇

右索靖章草急就章一千四百五十字闕七百五十九字余聞世有此唐人硬黃臨本旧矣不知藏誰氏求之久不獲紹興甲子偶得故祕書郎黃長睿雙鈎所摹於福唐凡西晉前鍾張衛索書帖存於今者大抵皆无復真蹟流傳贍搨尤多僅見點畫尔長睿好古善隸楷能得古人用筆



意其氣韻精彩尚可彷彿典刑兵興以來剝剝  
煨燼之余故加名流所藏殆盡幸有余者不可死  
傳于世閩无美石乃使以版刻置之燕堂以示好事者  
杜子美云嶧山之碑野火焚東木篆刻肥失真古今所  
恨云七夕日石林葉夢得書

樞密資政許公翰祭文

故祕書學士黃公長睿父之灵嗚呼山川之秀草  
木之英流天地間清微淑明子獨遇之抚躬以生超  
于沉濁神氣形庸中之稟粗穢悍墜不少取此寧  
速墮零嗚呼哀哉龜圖鳥策傳載多方汲冢  
之闕禹冗之藏人流其涉隨得隨忘子容若虛  
應叩琅玕含咀英華發為文章與古為侔非今  
所減秦生小篆史蹟冗止誰其攷之匪籀與蒼

人涉其流

夏鼎周鼓鍾鐸彝觴雲雷繆平文有銘其翁  
剝廟莓苔發其光芒顧邈永斯徃摹鴻荒回其  
筆勢與時彷彿有隸有止有章有行為死不能  
鵠立鸞翔兼資數器一世靡亢取名况多及躬不  
昌於乎哀哉子之掾洛我徃受縣定交之素得于未  
見我來在朝莫識其面子力我譚公卿異現接武石  
渠群吳絢練視子所厚莫如我睠孰云天禍若水  
之存弔子于廬三年我遠逮茲嘉服來適徃願  
卧疾幾時作此奇交音容俛仰一絕如電抑哀  
細文侑此薄薦懷辭欲陳有淚如霰嗚呼哀哉  
尚享

讀太史許祭黃長睿文川本无

承奉郎尚書考功員外郎翁挺



淚一作泪

祕書丹旒返旅殯尚丹陽海路三山遠江流千古  
長交情惟太史傳業冀諸郎誰與名泉壤煥文淚  
數行

左朝奉郎行祕書省祕書郎贈左朝請郎黃公  
墓誌文

現文殿大學士左金紫光祿大夫江南西路  
安撫制置大使兼營田大使馬步軍都總  
管兼知洪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事使隴  
西郡開國公食邑四千四百戶食實封壹阡柒  
伯戶李綱撰

公諱伯思字長膺父姓黃氏其遠祖自光州徙  
居閩中為邵武人曾祖汝濟贈太師曾祖妣高氏  
贈相國太夫夫祖履任資政殿大學士左正議大  
大提舉太一宮會稽郡開國公贈特進祖妣段氏  
封河南郡夫人考應求仕奉議郎饒州司錄事武  
騎尉賜緋妣王氏封僊源縣君繼李氏封真寧縣  
君任氏封華容縣君后改封孺人再封安人會稽  
公由布衣擢高第以德行文孝被遇

三朝致位丞弼号為名臣公其嫡長孫也公天資警  
敏風度夷粹幼不好弄惟喜讀書日誦千言每听會  
稽公講論經史退與他兒言无遺誤者會稽公尤  
鍾愛之俾晨夕侍左右躬自訓導任為假承務郎  
嘗夢孔爵集于庭覺而賦之詞采甚麗識者知



其為文祥也故左中大夫右文殿修撰贈太師衛國  
公李燮會稽公之甥也於公為外伯父儒孝聞  
一時會稽公命公師焉種學績文根柢淵源益臻  
壺奧年甫冠入太孛與宿儒寒畯校藝屢占上  
游優與薦送遂過南省屬 哲廟升遐 徽宗亮  
陰不言詔罷廷試公名在行間不得擢其素蘊會  
稽公將以恩例繼奏俾增秩公固辭由是益竒之  
時朝廷方以宏詞取士公將應其科肄業不輟屬會稽  
公薨以毀得羸疾竟不遂所志士論惜之初公未第  
前以銓試第一人調磁州司法參軍久不之任至是  
改通州司戶丁內艱不赴服除授河南赴戶曹參  
軍公平居薦志文史視世務邈然不以經意其掾  
洛陽也中謂會府劇曹難以稱職而公應事接

物游刃有余不勞而办洛陽故都素号衣冠  
藪澤公以余暇與其矣士大夫游從容翰墨間  
相得甚適秩滿當受代少保莘国公鄧公洵武  
实司留鑰惜公之去辟 知右軍巡院公亦樂其  
山水人物之勝因留不辭益留者又二年除詳  
定九域圖志所編修官兼六典檢閱文字改京  
秩尋充監護崇恩太后園陵使司主管笈笈  
表以修書恩陞朝列除祕書省校書郎充入館  
縱現冊府藏書雅愜所好耽玩至忘寢食再  
遷祕書郎在館踰再考丁奉議公憂公性至  
孝自幼失母氏而真寧華容君復相繼猶館舍  
執喪咸以孝聞至是不勝哀毀疾遂以劇釋服  
至京師清癯骨立而嗜李不倦益如昔也復除



曰朕不數月竟不起疾實政和八年二月二十六日享年享四十公遭會稽公之喪廣讀佛書恍若有悟遂篤好之嘗作西方淨土發願記以述見聞及家世歸依之意甚詳將沒之疾沐浴易衣西嚮修念佛三昧而逝家无余貲盈篋笥者書籍而已公体弱如不勝衣而凡韻灑落飄々有凌雲之意遇人謙謹恂々如不能言而高明閑遠善著書毫數千言倚馬可待自幼學至彊仕手未嘗釋卷其所至雖假室暫寓必求明寔淨几圖史滿前欣然處其間誦習述造皆有度程寒暑不易故其所著汪洋浩博上自六經下至諸子百家歷代史氏之書天官地理律歷卜筮之說无不精詣又好古文奇字官洛下得名公卿家所蓄商周秦漢鍾鼎

彝器款識研究字畫體制悉能了達办止是非道其本末遂以古文名家在館閣時當天下承平无事詔講明前世典章文物修輿地圖集彝器古器考訂真贋公以素季與間議論發明居多所著古器說凡四百二十六篇地志文字尤富古器說悉載博古圖地志說見於九域圖志皆藏之御府副在有司與同僚襄陽許翰尤相善翰喜述作所解太元諸書有疑義以就公質之是時士務浮競枝辭蔓衍趣時好以取世資公獨退然无營寓意古道所季最為絕俗文詞雅健格高而思深歌詩俊逸清新追古作者益公之季問慕揚子雲文章慕柳子厚詩篇慕李太白此自其平日所稱道也有東觀文集一百卷



藏于家公尤精小字凡字書討論備盡

本朝淳化中博求古瀆書命翰林侍書王著

緒止諸帖公病其乖謬虎雜作刊誤二卷考引

載籍咸有依據而公之書正行章隸皆精絕初

倣歐虞後乃規摹鍾王筆勢簡遠有魏晉凡

氣得其尺牘者多藏去嗚呼昔之所謂好古博

雅君子與夫直諫多聞之益友者非公其誰當之

公亦好道家之言自号雲林子別字霄賓其再

至京師夢人告之曰子非久人間上帝有命典司

文翰覺而書之冊不踰月遂謝世其事頗與李長

吉王平甫同亦異矣夫公自假承務郎以長子陞朝

列追贈左朝清郎娶張氏左朝散大夫直龍圖閣

淮南路計度轉運使賜紫金魚袋根之女封大

安人長男二人長曰詔右通直郎知福州長樂縣

事次曰訥右從事郎福建路安撫大使司準備差

遣女一人適宣教郎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司幹

辦公事鄒棚孫男三人同寅惟寅見寅孫女四人

惟公之歿以宣和五年十月十八日葬于鎮江府丹徒

縣招隱山之麓距今十有七年方葬時詔訪尚幼

不克銘于墓大懼湮沒先德乃狀公平生行事來

請銘網於公中表姻婭相與甚厚又公嘗從先公

大師季羨不得辭銘曰

天地和氣清微淑靈山川炳煥艸木敷榮公稟其  
秀瑞時以生岐嶷之姿見自幼齡凡神凝遠玉粹冰  
清溫良端恪祖訓是承孔翠之祥乃以文鳴含英  
咀華休有俊聲



來游矣閑令吝騰躍遂登儒科靡此好爵筮  
仕之初于西邑洛簿書粗办寓意寥廓發聞惟  
馨高步館閣縱觀群書得其所以樂貫穿古今  
見聞日博沈酣耽玩心醉于學

根深華茂其詞如雲文章典雅詩句清新人皆  
窘來我獨淵淪追古作者超類軼群夏鼎周  
鼓鍾鑄彝尊雲雷刻畫繚以繆文銘章款識研究  
本根洞視千古別其贗真

下逮小學訂正精明字畫之妙晚臻老成有止有  
隸有章有行有草有篆有隸有章有行有草有篆  
大其名身及不昌遽速殞零蘭摧桂折鳳去梁  
傾莫詰其由歸于杳冥  
白玉樓成上帝有詔往司文翰脫屣塵滓世間夢

幼孰非顛倒壽夭升沈竟亦何校京之藏 沈安  
宅兆十有七年星流電掃子孫方興天有顯報追  
作銘詩萬世之告

邵資政考次瘞鶴銘文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闕一字當為亭  
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闕一字當為寥  
廓邪奚奪闕三字遽也廼裹以玄黃之幣藏于茲  
山之下仙家無闕四字我竹此字不全故立石旌事  
篆銘不朽詞曰

相彼胎禽浮丘闕二字當余款無言爾闕五字當有去鼓

闕一字表留闕二字當唯髣髴事亦微冥爾持何

之解化闕五字惟寧後蕩洪波前固重

扃右害并戶又闕華亭爰集真侶瘞爾



關兩字或文但止  
於此未可也

丹陽真宰

此四字不知其次

右東觀餘論不載今附于後



訥紹興初寓居福唐以先人祕

書學士校定杜子美集二十

二卷斲本流傳既且任司屬官

已後開刻校定楚詞十卷翼騷

九詠小楷黃庭內景事摹勒

索靖急就章各一卷今任復



以先人所著灋帖刊誤祕閣  
古器說論辨題跋共十卷總目  
之曰東觀餘論及校定汲冢師  
春刻版於建安漕司先世遺書  
遂行于右文之旦為時而出  
豈特為家世之幸紹興丁卯

春正月初三日右宣教郎充福建  
路轉運司主管文字黃訥書



川本去三十一篇皆在可刪之域若師  
春書後一篇後已有校定師春書序  
又跋干祿碑後乃跋鍾虞二帖後皆  
是重出當刪其餘二十八篇不若存之  
以全其書

雲林子妙于考古是書久行于世  
余尤所篤好惜其訛舛尚多每欲  
手寫以傳好事者未暇也

著作莊子禮欲得善本傳後再為  
詳校而寄之王順伯厚之嘗言

本朝始自歐陽公集古錄十卷趙



德父金石錄至二千卷考訂甚工  
然猶未免差誤惟雲林之書為  
盡善順伯蓄古刻最富論議不  
苟余觀此書辯析隱奧上下千古  
皆前矣所未發後人所難及脩撰  
劉公燾紫微董公道皆鴻博之士

與之言自以為不及也以雲林之美  
才又仕於洛多見故家名帖及居  
館閣盡見太清樓所藏異書時方  
承平鼎彝古器具見制作歎識之  
舊嘗自言曰考校往古事迹先須熟  
讀強記遇事加之審詳決无踈畧



又謂歐公考校非所長則此書宜  
无毫髮<sup>髮</sup>之恨及細讀尚有疑焉如  
米襄陽疑李斯書謂不知何人書  
雲林則曰乃李陽冰篆明州刺史  
裴公紀德碣中字可謂精確矣  
就謂史籀書揚州鬻易惠系能办

其字殊无三代体與其辭皆唐人  
筆顧不知正以紀德碣額縮而小之  
也全取歙州鬻三字又移明為易  
德系皆取其半歙乃碧落碑中唐  
字陽冰素好碧落碑故用其字雲  
林誤以為揚殆未之考也王大令靜



息帖畧石事異苑為曹公同王粲  
見此而雲林謂劉表在荊州時未  
知何據題河南王氏所藏子敬帖  
云太極璇題尤重書自注云渭不  
書太極殿楹旣選詩所謂璇題納  
行月者乃渭以玉餘椽頭如孟子之

言檠題非題扁之題也王世將表云  
頓之勿、雲林引顏氏家訓云世中  
書翰多稱勿也又引杜牧之詩浮  
生長匆匆謂古人詩中用之不特稱  
於書翰顏之推在牧之數十百季之前  
似難以此詩為証跋右軍甘箴帖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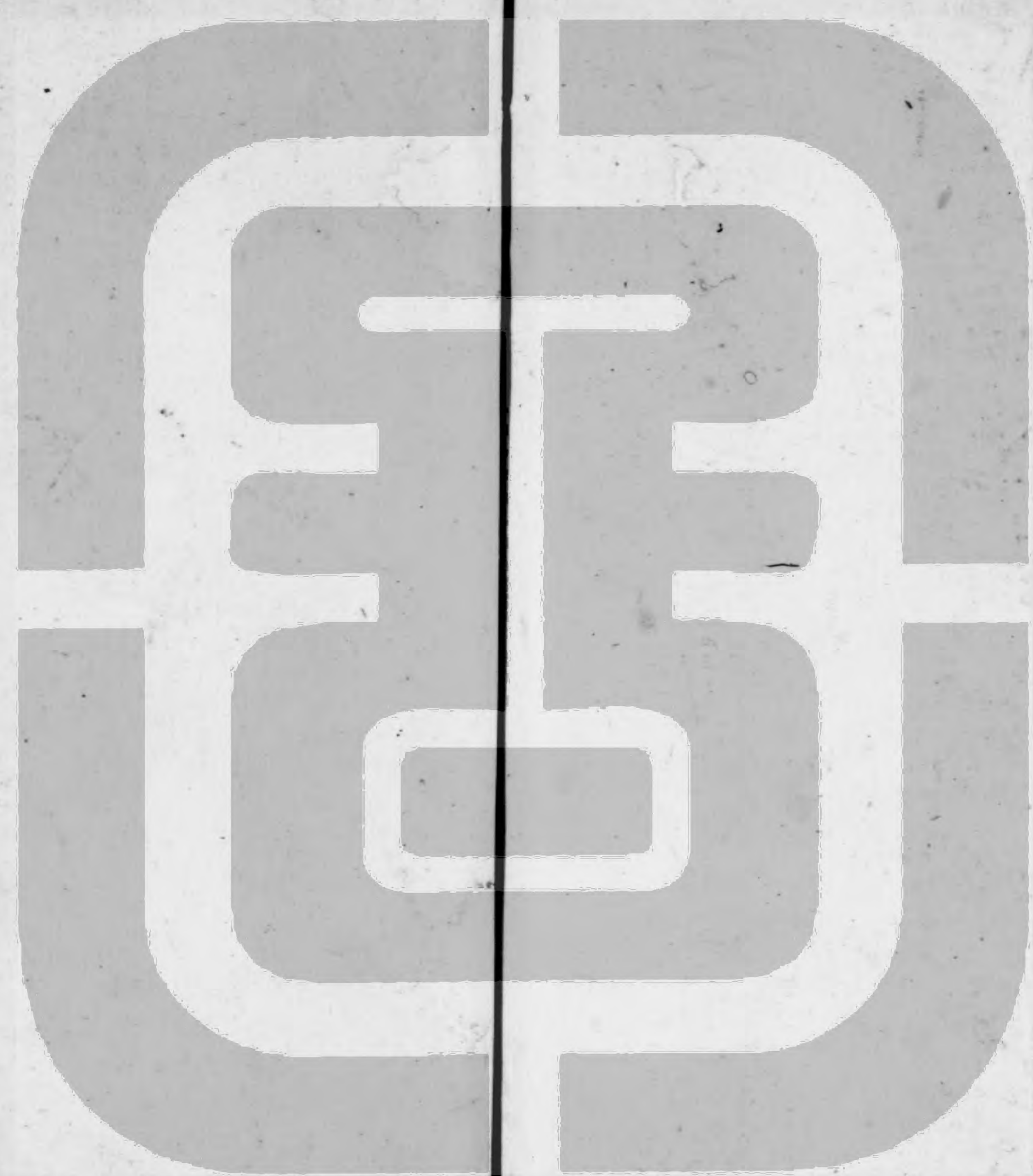


蔗似竹於文從焉此帖以之俗從草  
非是按說文解字蔗从艸在艸  
部不得為非是以是益知考古著  
書之不易云雲林壽止四十而精博  
如此余季七十有四聞見寡陋心顧  
好之不自知其好可笑也鍾土以來

多以意行筆雲林耽玩古帖與之俱  
化如急之為隱最之為寂之類尚中  
此記為小學而作亦略為止其點  
畫不敢自謂詳盡更俟博雅君子  
相與止之嘉定三年四樓鑰書于汝

媿齋







東觀餘論 先大父藏書目中載之然已失矣  
予編集在久之後魏崑山借得抄本訛誤極多  
手抄漢帖刊誤上下卷今存筒中後與張泰符語及  
云國有刻本然不可得也近毛氏汲古閣已板行矣丁  
酉夏從姪曉若捐館其家以書籍見眎是書本為正  
先夫天柱藏抄本也憶歸文休語予云君家伯成曾以宋板東  
觀餘論求售孟氏驗圖記乃君家物屈指五十餘年其言歷  
二如昨偶榜閱及此并記之己亥端午前一日 白泉時年七十有四

夏丁卯之冬涉筆著庭公猶以天官  
魚史院月中一再至曰獲侍間燕於  
道山堂語及東觀餘論夏恨建本  
訛闕不可讀公曰家有手校善本惜  
不曾携來其時不敢率爾有請也

年蒙恩假庾節江左與公之定  
血廣文由之同之池陽延  
致報公許諾入逾年夏就易



寄申之公檄中

請之勤也機務餘暇以時

校見寄示疑即闕之或旁質

不書而巧存之既又得蜀本參校

而刪其重出者夏於金陵汪氏得

之劉本亦因以是正一二絲是向之訛

闕者什去七八矣公每謂書自鍾王

以來以意行筆率多破體後學沾

襲浸不合於古今所校本一點一畫悉

考於說文解字如次第之弟從韋

失逸之逸從走兔奇字從大

皆字從比從白士卒之卒從

秀秀之彥從文若此之類訂於

以不悞文義瞭然而字體悉

以傳後矣遂

以成公志且

重之遺



嘉靖戊戌中秋前九日丁未錄周思仁本



致



